

王佐良 著

英国诗史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ENGLISH POETRY
A HISTORY OF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A 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

英国诗史

王佐良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诗史／王佐良著.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8

ISBN 978-7-5447-0688-9

I. 英… II. 王… III. 诗歌史—英国 IV. I56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7615 号

书 名 英国诗史

作 者 王佐良

责任编辑 施梓云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6.5

插 页 4

字 数 430 千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2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688-9

定 价 48.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十几年前，忽发一愿，想为中国学生和诗歌爱好者写一部英国诗史。原计划分卷写，实际上也写出了一卷，即《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已于1991年出版。后来觉得那样规模太大，于是改为撰写一本单卷的通史。现在完成了。

关于怎样写外国文学史，曾经几次有所议论，这里只扼要重述几点主要想法：要有中国观点；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要以叙述为主；要有一个总的骨架；要有可读性。

也许还可加上一点，即要有鲜明个性。就本书而言，我让自己努力做到的是：第一，在选材和立论方面，书是一家之言，别人意见是参考的，但不是把它们综合一下就算了事；第二，要使读者多少体会到一点英国诗的特点，为此我选用了大量译诗，在阐释时也尽力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诗歌爱好者的地位，说出切身感受。所引译诗一部分自译，更多摘自我主编的《英国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出于师友之手的，在此一并鸣谢。

当然，在一本牵涉到这么广的书里，个人所见有限，所言必有谬误，自己的译诗亦不免走样，所有这些都诚恳地希望同行学者和广大读者

指正。

写书的过程也是学习和发现的过程。经过这番努力，我发现我对于英国诗的知识充实了，重温了过去喜欢的诗，又发现了许许多多过去没有认识的好诗，等于是把一大部分英国好诗从古到今地又读了一遍。衰年而能灯下开卷静读，也是近来一件快事。

在本书进行中，我时时想到在南岳和昆明教我读诗写文的燕卜荪先生。先生已作古，然而他的循循善诱的音容笑貌是永远难忘的。谨以此书作为对先生的纪念。

王佐良

1992年8月

引言

英国诗史一般分为三个大的时期：一、古英语时期，从5世纪到12世纪；二、中古英语时期，从12世纪到15世纪；三、近代英语时期，从15世纪到今天。

古英语、中古英语都同近代英语相差很大，特别是古英语更大，但又是一脉流传下来的，只不过中间经过若干次不同民族语言的冲突、融合和演进，才出现每一时期的主导语言：三种西日耳曼语形成的古英语，日耳曼语和罗曼语相结合的中古英语以及吸收更广但又以英格兰东南部方言为基础而进行标准化的近代英语。在这过程里，英语从一个岛国的语言逐渐发展成为世界上流行最广的语言之一。

古英语与中古英语各有不同的诗风和诗律，近代英语诗兼取两者之长而又有所侧重，同时又吸取欧洲大陆以及晚近美国的诗歌精华，进行创新，使得英国能有一种特色鲜明、大诗人迭出的韵文文学，对世界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诗歌也好，语言也好，背后都有文化。从英诗而论，四大文化在此遇合：最初的日耳曼文化，中世纪的拉丁文化，近代的不列颠和跨大西洋文化，再加原在英格兰岛上后被逼得上山过海，只在威尔士、苏格兰、爱

尔兰，还有遗留的凯尔特文化在19世纪以后复兴，所以有四种文化给了英诗以滋养。在它们相互冲突和融化之中，起伏消长之间，英诗取得了新的活力，而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所受的基督教影响又是贯穿整个英语诗歌三个时期四种文化的一个精神因素——到了现代才有所减弱。

目 录

1	引 言	
1	第 1 章	古英语诗歌
11	第 2 章	中古英语诗歌
57	第 3 章	文艺复兴的清晨
87	第 4 章	马洛与莎士比亚
123	第 5 章	琼生、多恩与他们的追随者
161	第 6 章	弥尔顿
193	第 7 章	王政复辟时期和18世纪诗歌
222	第 8 章	浪漫主义诗歌引论,彭斯、布莱克
245	第 9 章	华兹华斯、柯尔律治
285	第 10 章	新一代浪漫诗人、拜伦,雪莱、济慈
342	第 11 章	司各特及其他诗人

- | | | |
|-----|------|----------------|
| 358 | 第12章 | 19世纪诗歌,丁尼生、勃朗宁 |
| 420 | 第13章 | 20世纪诗歌,哈代、叶芝 |
| 441 | 第14章 | 一战与英国诗歌 |
| 448 | 第15章 | 现代主义:艾略特 |
| 468 | 第16章 | 奥登一代 |
| 480 | 第17章 | 二战中的英国诗人 |
| 490 | 第18章 | 世纪后半的诗坛 |
| 506 | 第19章 | 凯尔特想象力的作用 |
| 551 | 结束语 | |
| 553 | 附录一 | 主要参考书目 |
| 560 | 附录二 | 索引 |

第1章

古英语诗歌

最初的古英语诗歌不是英格兰本岛人的创作，而是侵入到岛上的三个日耳曼部族——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裘特人——从欧洲西北部带来的，所以题材、背景都不是英格兰的，语言也是侵入者的语言。

像许多民族的最初诗歌一样，它先是口头流传的诗歌，后来才写成文字。经过时间的消蚀，至今只有三万多行诗保存在四个中世纪的抄本之中。

现代人绝大多数只能通过译本——包括现代英语的译本——才能了解这数量不大的古英语诗。然而一旦接触，印象深刻。

它的题材之一是人在大自然力量面前的孤独和忧郁。

一首题为《航海者》的诗里有这样的段落：

 郁积胸口的痛苦。
 多少次随船航行，
 大浪可怖，立在船头
 通夜守望不眠，
 贴岸颠簸。彻骨的寒冷，

风霜冻僵了双足，
铁链如冰。怨恨
砍劈我的心，饥饿使我
厌倦人世。

这是痛苦的海行，大自然阴森无情。然而尽管这样，航海者还是爱海如狂：

我心激动不已，
定要再到深海飘荡，
欣赏盐味海浪的游戏。

但是最后却归结到对上帝的赞颂：

上帝之乐使我开怀，
胜过这短促的死一般的生
在陆地上。

这里渗入了基督教精神，使得有些学者以为下半部是后人所加；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它是原诗的自然发展，海行者感到尘世无依，生犹如死，最终乃归上帝怀抱。显然，这里有日尔曼文化和基督教教义的混合，而使人印象深刻的仍是诗的上半对海上凶险的风浪的真实描绘。

另一首性质相近的诗是《流亡者》。它写一个失去了保护人即“恩主”的人在外面流浪的痛苦心情。他曾在恩主那里得到过快乐和安全，乃有一腔不胜今昔之感：

看过这城墙的智者，
沉潜黑暗的此生，
回首当年流过的血，
深思而太息，说：
“战马何在？众人何在？共享宝物者何在？
宴会厅何在？厅中作乐之声何在？
唉！夜光杯！唉！金甲武士！
唉，不世的君王！如何盛时已逝，
逝入夜之黑盃，就像从未来过！”

“赳赳武夫曾立处
如今只剩雕龙的高墙，
诸侯尽倒檮木的矛下，
矛尖饮血如渴。光荣的命运！”

航海者说“死一般的生”，流亡者也说“黑暗的此生”，对于人的命运充满了悲剧感。所不同的是，在《流亡者》中还出现了“他们何在”(ubi sunt)的感叹，而这一叹声是在整个欧洲中古诗歌里都能听见的，直到15世纪法国的维庸还在吟着：

去年之雪今安在？

古英语的诗歌之所以有这种奇异的感人的力量，还由于它有独特的诗律。它一行分成两半，各有两个重拍，重拍的词以同一辅音或元音开始，因而形成头韵，而行与行间并无脚韵。这就是为什么这一诗体称为头韵体。举一原文的例：

Wons'æli wér wéardode hw'ile

行中有撇处是重拍所在,辅音W四度出现,是头韵所在。这种连续的重拍产生一种粗粝声音,一位英国历史家曾经形象地说,这节奏犹如古日尔曼武士“在酣战中一下一下的刀砍”。^①此外,古英语中多成串的辅音,也增加了诗歌的突兀紧促的效果。如现代英语仍用的strength一词就是从古英语流传下来的,其中“七个辅音几乎把一个元音绞死了”(法国学者E.勒古易语^②)。

因为这样,这诗律适宜于写短兵相接的格斗。古英语诗中就有一首《马尔登之役》,它写的是991年丹麦人入侵,英格兰居民在马尔登(今艾塞克斯郡内)抗击,虽然失败,浩气长存,有两行诗表示他们复仇的决心:

力虽不支,但志更坚,
心更勇,气更猛。

这就是说,古英语诗有一种刚毅之气,伴随以一种北海航行者的忧郁。

当然,它还有其他题材和气氛的诗,如基督教宗教诗。传说有一个叫做凯特蒙的放牛人本来不识字,一次从别人唱歌作乐的聚会上退了出来,回到牛棚睡觉,睡梦中有人叫他唱歌,他说不会,经那人坚持,他居然开口唱了:

^① J.R.格林:《英国人民史短篇》,上卷(人人丛书本,1915,第26页)。

^② 《英国文学史》卷一(英译本,1937)。

现在我们赞美天国之王，
创世主的威力和宏图，
人之父的业绩，永恒的主
造成了神奇的每一开始。

他唱的是“创世之歌”，即基督教《圣经·创世纪》的内容。

《十字架之梦》是另一首值得注意的宗教诗。它的主体是十字架向
梦幻者叙述耶稣如何被钉在它的身上：

他们把我树起，我举着强大的王，
上天的贵族。我不敢弯身。
他们把黑钉打进我身，伤口清楚可见，
张着口的仇恨之伤！我不敢斥责，
他们把我们两个一起嘲弄。鲜血如露
降我身，出自伟人之体。……

正是这些叙述事实的段落，比祷告之类更能够表现古英语诗的锋芒。

※ ※ ※ ※

最能够表现古英语诗的思想和艺术特点的则是史诗《贝奥武甫》。
此诗原是公元5、6世纪时流传在北欧日尔曼族中的民间传说，跟随
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英格兰之后，写成古英语诗。现存最早的文本属于
10世纪，多数学者认为是由一个基督教僧侣抄写的，所以在主要是异教
徒(pagan)的英雄故事之中，掺杂有基督教的情绪。

全诗共3183行，由两大故事组成。其一是青年贝奥武甫杀死二妖，

其二是五十年后贝奥武甫与一火龙格斗。贝奥武甫杀妖是为民除害，五十年前同侵袭到部落领袖的宴会厅里来的半人半兽妖怪格伦德尔斗，重伤他之后又与其母水妖斗，把两者都杀死了。五十年后，贝奥武甫已是部落之主，但已年老，遇到一条火龙骚扰他的百姓，仍亲自出战，虽受致命伤，终将毒龙杀死。

史诗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故事讲得动人。它能烘托气氛：

泽地雾气迷濛，魔鬼偷偷摸来：
 带着神的诅咒。妖怪为非作乱，
 计划今夜再次结果几个武士。

妖怪穿过沼泽雾瘴，终于找着鹿厅——
 君王极乐的金殿，金碧辉煌的宴堂。

怪物光顾王宫，已经来过多次。不过
 今夜就要倒运：冤家即在眼前。

往昔侥幸活着回还，此后死活还很难断。

怪兽张牙舞爪，直奔正厅而来：
 隐忧萦绕心头。宴堂门虽已加固，
 但是经受不住怪兽稍稍地一碰。

妖怪怒气冲冲，破门闯入中厅；
 四处横冲直撞，目光灼灼炙人，
 流露凶狠亮光，好似两团烈火。

(范守义译，下同)

更会写格斗：

怪兽跨进一步，

伸爪就要揪住静心假寐的健儿；
魔爪未至，武士坐直，
先发制人，抓住兽爪。
魔鬼马上明白，漫游广袤天涯
也没遇见一个如此有力的英雄；
不觉心惊胆战，决计立即脱身。
狰狞怪兽，奋力挣扎，
欲趁夜色，逃之夭夭，
回到湖底，重会群妖：这回
可是享受殊遇，毕生仅是一次。
英杰贝奥武甫，记起夜间讲话；
倏忽而起，双手使劲，
骨节格格作响，妖怪苦苦格斗；
武士逼近，妖精心悸——
异想眼前，夜幕掩护，
不辨方向，见机逃脱；
妖怪觉得，精疲力竭：
鹿厅之行，甚是凶险。
武夫伏妖，翻天覆地；
从厅中传来厮杀之声，
留守武士动容失色；
双方都想夺抢宴堂，
人吼兽嚎震撼大厅。

等到格斗达到顶点，更是痛快淋漓：

怪兽寿数已尽，
今朝即将与生命痛苦诀别，
灵魂已经在悠悠离开妖精，
登上抵达撒旦国度的旅程。
阴险的妖精出于仇与恨，
同人类为敌，为所欲为；
它作恶多端，对抗帝神，
此时此刻，它才觉察到
肌肤筋骨即将被肢解——
其臂已经被紧紧揪住。
正是：人妖竞雄，殊死拼搏。

骤然之间只见——
妖精震颤，肌肉撕裂，
筋腱崩断，肩胛脱臼。
英雄一举赢得降妖胜利；
妖精失去巨臂一蹶不起——
踉踉跄跄，落荒逃回老巢；
即使栖息穴室，休想得以歇息，
它已气息奄奄，毙命只在旦夕。
生死之战终于取胜，
妖孽已除如愿以偿。

英雄渡海越洋来自远方；
他深谋远虑，英勇意坚，
解救了金殿，免受妖精侵扰，